

蒲扇缘  
胡展奋

“惨了”！当日金山海关把我那猥琐的蒲扇从行李箱里揪出来的一刹那，我已迹近半昏迷。登时把肠子悔青。性躁，怕热。赴美前，于杂沓行李中，临行还不忘塞进了这把蒲扇。

当下完了。听口气好像涉嫌什么“境外不明植物入侵”。

有顷，远远地来了一位亚裔签证官。她先检查我们的证件。没问题。接着，注目肇事者。不料一看到蒲扇，本来硬痼似她的她立刻蓬松了，眼神柔和了，用华语招呼说，别紧张，只是例行程序。然后拿起蒲扇，掂了掂，转了转，侧着脸，略带调侃地扇几下，手势之熟如视己物，边扇边对同事解释，只是驱暑用具，木质干制品，不存在“异类植物入侵”的可能。

——

蔷薇科里出了不少名花，梅花、樱花、桃花、月季花、海棠花等都是。同属这一科的梨，作为果树是尽人皆知，作为花树却没有那么有名了。

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学名著《枕草子》，有前段时间刚过世的林文月的译本。在这本书的第四十四节《树花》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梨花的文字：“梨花，世人往往视作凄凉哀艳之花，无人赏爱……见着无甚魅力的女子，便以为比拟，盖以色泽泽善可陈之故；唐土却以为无上可人之物，竟以之人诗文，则或者总还是有些道理的罢？”

平安时期，白居易的诗文风行日本，《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熟读他的文集。她所说的唐人以梨花入诗文，指的乃是《长恨歌》中写唐玄宗的使者在蓬莱仙宫中见到的杨贵妃的泪容：“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梨花品种少，城市绿化中应用也少。平时只见一种单瓣的，有五片花瓣，花色莹白如玉，而花药是深红色或紫色，和花瓣的洁白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多人不懂得怎样把梨花和桃花、樱花等蔷薇科春花区分开来，这就要鉴别梨花的主要特征了。每年春天，都有许多科普文章出来教人怎样辨识这些花，多数还配有照片，但不认花的人还是认不。识花的人则并不需要看花蕊，看到梨树的树形就知道它既不是樱花也不是桃花了。

《广群芳谱》引《格物丛话》一书说，“春二、三月百花开尽，始见梨花，飘艳寒香，罕见赏识。又一种千叶花，贼盗迥别。”虽称叹梨花之美，却也承认喜欢它的人不多。还说有一种复瓣梨花，姿态和单瓣花大不相同。梨花的复瓣花，我还没有见过。听说现在还有，只是少量栽种于专业园圃中，没有普及。

《长恨歌》写唐玄宗在逃往四川途中，被迫在马嵬坡将杨贵妃赐死，后来回到长安宫中，对她思念不已。一位道士自告奋勇去为他寻找杨贵妃的魂魄，最后在蓬莱仙岛找到了她。杨贵妃对着道士下泪，并且拿出了玄宗赐给她的旧物，还说出了俩人在长生殿上独处时山盟海誓的私密之语。白居易用带雨的梨花，比喻下泪的杨贵妃。此时的她内心悲伤痛苦，脸色必然是苍白的。把她比为粉色的桃花或樱花，就不合适了，比为白色的梨花则很贴切。古人写诗作文，用心就是这么细腻。

二

梨树可以长成乔木，而我是阳台上养花，自然是没有空间种它了。



枇杷一筐金 齐铁岱 诗书画

枇杷熟了的时候，成串成串走下枝头，趁脸上的露珠未干，去赴一个金色的约会。

一早满弄堂的生煤炉，满弄堂的烟。

那时的上海还没流行煤饼，煤球炉很少能烧过一夜的。我们弄堂我是生煤炉大王，诀窍是煤炉先摆下风口，人站在风口，否则会被烟熏死；其次燃料要分层级，依次是报纸、细柴梗、柴片、煤球——煤球或后来的煤饼，架在柴片上应该镂空，不能压实，初始应该轻轻地扇，让报纸和细柴充分引燃粗柴片，一旦柴片红了，就猛扇，给大火，让柴片更旺，烧着煤球后，再继以小火，火头稍蓝，就短促、小幅度地扇，扇面自下而上地斜着刮，若有铁皮小烟囱，则觑见煤球与柴片的接触点发红了，就把烟囱戴上去，让它慢慢拔风自燃。

当时最大的误区，就是生煤炉习惯用破扇。殊不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破扇漏风，有啥用。我煤炉生得好，就是家里舍得用好扇，镶了滚边蒲扇照样生煤炉，效果是别人的2倍甚至3倍。

他悠悠地摇了几下，把扇子递给了座右的校友。那老人细瘦，衣着华贵，大企业家的，原先下唇微翘，睥睨四周，待到接过蒲扇，就谦卑了不少。

“弄堂里，赶苍蝇，拍

梅，就是满弄堂的生煤炉声，很多人家“吱呀，吱呀”地摇着，响到天亮。

看一家主妇是否会持家，夏天看蒲扇。乘凉时亮扇，好人家的蒲扇都是布条滚边的，摇起来无声无息；“烂潦人家”的蒲扇直接就是凤爪，摇起来，前楼、客堂都听得见。但无论“好人家”还是“烂人家”，小时候的风景，就是

复旦文科楼前的绿化带中，有一棵梨树，每年春天都会开花，我也总会去看。今年去看的时候正好是三月末的一个雨天，花瓣已被雨滴打落不少。雨天不方便带相机出门，我就用手机拍了几张带雨的梨花，果然楚楚动人。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在五角场附近，偶然看见一家新开的花店，就走进去看，发现居然有三尺来高的梨花枝在卖。我平时用相机拍的花，多是自己种的，但因为这梨花我没法自己种，就想买一枝回家去拍了。我有意问店员这是什么花，他说：“这是樱花。”我说：“这不是梨花么？”他还坚持说是樱花。

问他价格，他说要100元一枝。贵了，但我要买回去拍照，卖梨花的店也很少，便不再和他多话，就买一枝算了。店员还拿了几张旧报纸来给我做多余的包扎，扎的时候又笨手笨脚地把花枝下部的梨花捏烂了好几朵。最烦这种不懂装懂又业务不精的店员了。

擎着这根细长的花枝走在路边打车，一个小姑娘见了，叫道：“好漂亮的花啊！叫什么名字？”我说：“这是梨花。”小姑娘的赞叹，让我被店员破坏了的心情，变好了不少。

回到家，也给这枝梨花拍了一些照片。也许时机不对吧，总觉得不出色。

三

回家来翻黄岳洲、黄德邻父子著的《花经》，里面写道：“梨花经雨，转态娉婷动人，世以带雨梨花，以喻美人之泣涕，深为贴切。兹花更宜月下窥之，所谓‘梨花院落溶溶月’是也。”“梨花院落溶溶月”一句，出自宋晏殊的《无题》一诗：“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坐于讲究的“油壁香车”之中的，想必是一位身份尊贵的玲珑美人吧。只是在一番偶遇之后，便不再相见，也不知她去了哪里，书信也无从寄达，只留下诗人在那里回忆和她相遇的那个院子里的美好景致：梨花洁白，在明亮的月光下欣赏，更显花色莹澈；柳絮轻柔，更宜在春天和煦的微风中，缓缓飘落。确实，如果是大风狂吹，就破坏这静美且感伤的意境了。黄氏父子虽不以文学名世，实深于文学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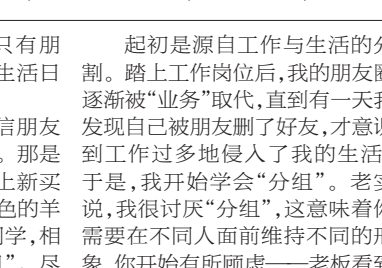
雨中的梨花，我已经见过而且拍过了；月下的梨花还没有。我的朋友摄影师Michael告诉我，他的日本摄影老师曾教他在月光下拍花。也许我下次也应该试一试。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系列组画历经了八年的创作与整理。与天地对话，感悟四季之变、宇宙之变，是我在这八年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未间断的艺术生活。用抽象绘画语言来表达中国古老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尝试。它使我对天、地、人有了崭新的感悟，它不同以往，不再是人们感觉到的四季景色之嬗替，而是画者灵魂在宇宙间跳动的轨迹。《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组画是《四季》系列的第一套作品。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蕴含着对宇宙间深奥的星象密码的解读。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切入，问道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是我面对宇宙万物探求生命本质的创作，也是对四季生命问答的一种手段。从中体会中国先民们的智慧，了解中国文化对宇宙世界包括生命诞生、天地变化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并赋予其抽象的表达。这套作品的创作，是我所有作品中倾注心血最多的。它承载着我对中国抽象绘画思想与路径的追问，更寄托着对中国文化以创新和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的期望。在中国哲学里寻找抽象的概念，使之成为我的绘画语言，建立中国式的抽象逻辑思维，这是中国抽象绘画的要旨。日夜苦耕于《四季》的墨田里，真是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精神。常常通宵达旦操笔而人不睡，拂晓晨曦、月光星辉下，独自沉浸在笔墨间而流泪。深夜为集中精力，提醒自己警觉，时常会猛

蚊子，责备孩子做功课，甚至摇着扇子吵相骂——“啪啪啪”地，都是蒲扇。”他回忆说，我的蒲扇记忆最深的是乘风凉。

当年最大的聊天平台就是乘风凉。我家亲戚多，我从小喜欢串门。淮海坊和步高里的乘风凉，爱讲旧社会大亨故事，后来不时兴讲了，就聊“杨乃武小白菜”或“梁山伯祝英台”，再后来聊“绿色的尸体”或《参考消息》里的趣闻，比较文；虹镇老街和蓬莱路的亲戚就喜欢摇着蒲扇讲鬼故事了，什么鬼都有，讲到紧张处，扇子都没人摇了，收摊



静心《四季》里，悟道天地间 徐冬冬

起初是源自工作与生活的分割。踏上工作岗位后，我的朋友圈逐渐被“业务”取代，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被朋友删了好友，才意识到工作过多地侵入了我的生活。于是，我开始学会“分组”。老实说，我很讨厌“分组”，这意味着你需要在不同人面前维持不同的形象，你开始有所顾虑——老板看到你玩乐会不会觉得你工作不饱和？朋友看到你工作会不会觉得你太“卷”？你的吐槽会不会让人觉得你不够成熟？你的幸福又会不会“吵”到别人？更可怕的是，你会一直担心，万一分组遗漏了谁，被人发现时该多么尴尬啊。

与此同时，朋友圈的内容也变得同质化，我很难再及时“刷”到朋友们的真实状态，除了工作的信息流，圈中甚至夹杂着众多“微商”广告。当众人以经营“人设”的方式“运营”朋友圈，当朋友圈成为朋友们划分立场的论战中心，甚至成为个人信息被“窃取”的来源地，这个空间就丧失了最初以“朋友”之名

挠自己大腿，有时被挠出血痕而浑然不觉。而那种有了新的顿悟的豁然开朗的快乐，铭心刻骨。新手法尝试，使艰苦的创作过程变得有趣。从春入夏，取雨水化丙烯之色，与墨溶合在笔尖处，化在古老宣纸的纹理上，让我沉醉。一下雨，大桶小桶放满雨，挺有意思。冬的表达，表面上看比较单调，但关键在这“藏”字，如何有更加“深”与“沉”的表现，创作时取晴雪化色，很得其意。后来干脆给画盖上了“雪被”，色墨、宣纸间发生了未曾有的变化，一遍雪、二遍雪、三遍雪，各不相同，后面温度越低，效果更加不一样，干脆拍着画放在室外雪天里，观其变化。春采甘露，夏携新雨，秋寒风沙，冬化晴雪，真的是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大自然中了，面对宇宙独立思考，感悟生命的真谛，这是以往所没有悟得的。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系列组画与众不同，它不是时尚和技术性传承之作。它创新思想和技法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和中国文化自信的建立中逐步完善的。它总结了我在意象、印象、抽象绘画三阶段对“象”的认识和几十年创作问道的经验，特别是近十几年中国抽象绘画求索过程的思考。它站在人类文化进程和东西方文化比较上，感悟中国文化进入世界的智慧，并对人类社会与宇宙自然的关系提出追问。四季往复不殆，万物因气相联，气绕物而生气韵，物在气韵中而具神韵，人类之灵魂在这气韵之中神采非常，人与万物的神韵在浩瀚宇宙间交融，此神韵之和谐才是宇宙的最高境界。

（本文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一书后记，编者有删节。）

留，家里没有电扇，我也不停地为他摇蒲扇，直到他咽气……

盛大的生日酒会，记不清多少南模老人向我要去蒲扇，边嘟囔着“我们小时候”，边上翻转着欣赏，那些举止怎么看都像近亲繁殖，一模一样，草草的一把蒲扇，“拼多多”上才2.5元一把，忽然成了旧金山社交公约数，哪怕素昧平生的人摇扇互颂之味，突然都像熟人，纷纷交换名片，互刷微信，已记不清和多少人合影，但每次合影蒲扇必居中心。

临回国，大伯要我把手蒲扇留下。他将献给旧金山“南模校友会”永志纪念。

的意义，你会诧异自己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根本没说过话的“朋友”。

于是，我开始清理“朋友”，并主动关闭了朋友圈。关闭的好处显而易见，减少了信息爆炸，情绪更为稳定；关圈也有弊端，随着生活地点的变化，不能通过网络及时更新朋友的动态，导致异地的朋友变得疏远。一个曾经活跃的“朋友圈分子”突然消失，甚至让一些朋友怀疑自己被“清理”了。无奈，我又开放了朋友圈，而控制分享欲成为了更实用的方法。或许，这恰恰提供了一个审视自我的机会，审视微信列表里的人，是不是你真正的“好友”；审视你的情绪，是否有必要让所有人看到。

朋友圈，是时代的风向标，也是个人的成长史。现在的我，更多在朋友圈分享一些生活的重要时刻，它像是一个忠实而恳切的记录者，方便我回忆成长的高光时刻。可某一瞬间，你还是会不禁会想，朋友圈若只如初见，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呢！

假期旅行、偶尔胡闹、学艺路上，都是这本小日记里的关键词。

我的微信朋友圈 责编：殷健灵